

馮磊

雜碎

過一篇題為《新大陸遊記》的文章。也專門討論所謂「李鴻章雜碎現象」。他的筆下，華人餐館的規模、從業人員與汪詩儂所述基本相同。在民間，雜碎一詞，與下水等同。用來專指動物的內臟。北方人冬天喜歡喝羊肉湯，有一道菜叫做羊雜碎。具體做法，就是雜取羊的內臟、頭肉一起細細切碎了炒着吃。口感很好。至於所謂雜燴，則是別一種食物。北方人的做法如下：將豆腐剖成薄片，雞以過油的面土豆，以猛火煮了。再配上香菜。盛到碗裡，黃燦燦的、白綠相間，非常可口。是普通老百姓素來喜歡的食物。

古典瞬間

李鴻章訪問英國，曾經到戈登墓前致敬。戈登的後人甚為感激。於是，送給李一條非常名貴的狗。這條狗，曾經在當地的比賽中獲得過第一名的好成績。但，讓送禮人沒有想到的是，一段時間以後，他們收到了李大人的一封信：「厚意投下，感激之至，惟是老夫耄矣，於飲食不能多進，所賞珍味，咸欣得沾奇珍，朵頤有幸。」——意思是說，謝謝您的厚贈，你送的這條狗，俺老李吃了。感覺口味不錯……

國人喜歡吃。天上地下、飛禽走獸，沒有不歡吃的。也因為這種癡迷，故而深得其髓。清人汪詩儂《所聞錄》，裡面有一個題為「李鴻章笑史」的段子。卻說李鴻章到美國訪問，下榻高級賓館。但，只吃自己廚師做的東西。

對此，洋人表示不解，詢問李所食為何物。翻譯說：雜碎（chop suey）。一時間，「李鴻章雜碎」聲譽鵲起。不少中餐館紛紛更名易幟，署店名「李鴻章雜碎」云云。汪詩儂說，「僅紐約一埠，雜碎館三四百家，偏於全市。此外東方各部，必費爾特費、波士頓、華盛頓、芝加哥，如珠不計其數。全美國華人衣食於是者，凡三千餘人。」——政治家的偶然為之，竟然盤活了一個產業。「無心插柳柳成蔭」，說的就是這類事吧。

汪的說法，是民間傳說的一個主要版本。關於「李鴻章雜碎」的來歷，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曾經寫過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《李鴻章雜燴》，講的也是上述段子。——雜碎，還是雜燴？我們不得而知。又或者，是張先生身為文人，覺得「雜碎」一詞不夠雅雅而更改的嗎？或許吧。

1903年，梁啟超先生遊歷美國，曾經寫

過一篇題為《新大陸遊記》的文章。也專門討論所謂「李鴻章雜碎現象」。他的筆下，華人餐館的規模、從業人員與汪詩儂所述基本相同。在民間，雜碎一詞，與下水等同。用來專指動物的內臟。北方人冬天喜歡喝羊肉湯，有一道菜叫做羊雜碎。具體做法，就是雜取羊的內臟、頭肉一起細細切碎了炒着吃。口感很好。至於所謂雜燴，則是別一種食物。北方人的做法如下：將豆腐剖成薄片，雞以過油的面土豆，以猛火煮了。再配上香菜。盛到碗裡，黃燦燦的、白綠相間，非常可口。是普通老百姓素來喜歡的食物。

歷史空間

鄭板橋的平民情懷

說到鄭板橋（1693—1765），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他說的「難得糊塗」。其實，這位「康熙秀才」、「雍正舉人」、「乾隆進士」；而且當過十餘年七品官的「縣太爺」，一點也不糊塗。他的不糊塗，主要體現在他懷有一顆真正愛民的赤子之心，所言所行都充滿了深厚的平民情懷。

鄭板橋出仕較晚，直到1742年50歲時，才初任山東范縣縣令。封建時代的固有觀念是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；而讀書人一旦「金榜題名」，就博得了飛黃騰達、封妻蔭子、光宗耀祖的機會。所謂「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」，這個誘惑實在太大。然而，鄭板橋對讀書做官之途有清醒的認識，他告誡自己的堂弟鄭鑄：讀書人「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中進士做官，如何攫取金錢、造大房屋、置多田產。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做越壞，總沒個好結果。」（《家書·范縣署中寄弟鑄第四書》）可見他對那些汲汲於功名利祿的士大夫是何等的鄙視。

那麼，這位板橋先生又是如何做官的呢？「立功天地，字（愛撫）養生民」，是他的夙願，也可視為他的為官之道。所以他現在做了官，更加關注民間疾苦，想方設法為民眾排憂解難。

當了范縣縣令之後，他想到的不是如何衣錦還鄉，驕倨故里；而是憂慮底層民眾的困厄。在第一封家書中，他披露自己的心境說：家鄉人「取魚撈蝦，擄船結網；破屋中吃糞，啜麥粥，寒取（採摘）荇葉、蘆



鄭板橋 網上圖片

頭、蔣角（三種水草）煮之」，過着辛苦窮困的生活，「每一念及，真含淚欲落也」。他噙着熱淚，在信中囑托墨弟把自己的俸錢分發給貧困的親友，要他「挨家比戶，逐一散給」，「務在金盡而止」。

其實，作為一個清官的板橋並不富有，但他卻認為自己沾了父老鄉親的「福澤」，所以現在要把「福澤」還給他們。（《家書·范縣署中寄弟鑄》）由此看出，鄭板橋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施恩於民，而是在盡解除民生疾苦之責，這種境界比那些居高臨下的施捨者不知要高多少。

1746年（乾隆十一年），鄭板橋由山東范縣縣令調任濰縣縣令時，恰逢荒年，百姓餓死不少。板橋以救人為急，不待申報就開倉救災。《清史·鄭燮傳》記載道：「（鄭板橋）官濰縣時，歲歉，人相食。燮大興修築，招遠近饑民赴工食；籍邑中大戶，令開廠煮粥餉輪。有積粟責其平糶，活者無算。」鄭板橋先後在范縣、濰縣做過兩任縣官，兢兢業業，愛民恤民，為民眾辦了不少好事實事。他在一首畫竹詩中寫道：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，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。」他夜深難眠，聽到風吹竹林，聯想到黎民百姓的呻吟，彷彿那搖動的一枝一葉就如受苦受難的百姓，牽動着自己的思緒愁腸，深切關懷之情油然而生。

鄭板橋始終保持着平民化的本色，他反對頤指氣使、作威作福的官氣。按封建時代的「常規」，「縣太爺」出行時，衙役們喝道清場，八面威風，小老百姓見了都趕緊肅靜、迴避，等官老爺走過去之後再走路、做事。鄭板橋對官員們顯示這樣的風光派頭十

分反感，專門寫了一首《喝道》詩：「喝道排衙懶不禁，芒鞋問俗入林深。一杯白水荒途進，慚愧村愚百姓心。」板橋很想深入下層，了解民情，但他手下那些「抬轎子」的衙役卑鄙卻在那裡吹五喝六，狐假虎威；他大約也制止過，但這是老傳統、老規矩破不了，禁而不止，後來也就就「懶不禁」了。所以更多的時候，板橋喜歡微服私訪，有時一個人單騎行動，有時帶個書僮。他足踏草鞋，白水一杯，不顧荒途勞頓，深入鄉間，訪貧問苦。「慚愧村愚百姓心」，對民生的艱難充滿了自責與愧疚之情。

更讓板橋先生感到痛苦的是，由森嚴的等級製造成的壁壘，使得民間下情不能上達，民與官之間產生了梗阻和裂痕。他在《范縣》詩中說：「尚有隱憂難盡燭，何曾頃頃竟能馴。縣門一尺猶猶隔，況是君門隔紫宸。」

鄭板橋與老百姓的關係較好，但他仍然覺察到官與民之間的隔閡很深，仍然感到民間的「隱憂」難以洞見。小小的縣衙門尚且難進，何況隔着君門的紫禁城呢？換言之，封建專制下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等級秩序，又怎能不在官民之間築起一道道厚實的障壁呢？這層層「官門」，必然隔斷百姓的苦情和冤情，使得他們不見天日。應該說，鄭板橋對於世道弊病的觀察很深刻，但是也很無奈。所以，他從內心深處呼喚着平等，並身體力行，跋山涉水，希望能夠了解更多的下情，為民造福。

1753年（乾隆十八年），61歲的鄭板橋又一次為民請賑，終因得罪權貴而被罷官。離開濰縣時，當地百姓攔道挽留，痛哭失聲，家家畫像以祀，並建生祠紀念他。板橋寫了《予告歸里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》一詩說：「烏紗擲去不為官，囊裏蕭蕭兩袖寒；寫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風江上作漁竿。」他兩袖清風地離開了官場，但他心志不悔，寧願歸隱也不肯隨世沉浮。正如他曾在《家書》中說的那：「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。」這是兩百多年前的一个縣太爺的「好人觀」，儘管有一定局限，但用之於為官，時刻以民生為念，至今仍給人以啟迪。

古今談

望着窗外蝴蝶

城市人很忙。他們大概都知道，再忙碌也應該重視運動。相信香港人都是這樣想的，不過，真能夠在忙碌中保持經常運動的人有多少呢？恐怕很多人是這樣想而未必能這樣做的。

不過，在整體來說，香港人的活動還是很多的。總的印象是，香港人很活躍。前年時候，重陽節，香港人就忙着登高，上山，拜祭先人。

整年來說，香港這地方天氣不太熱也不太冷，是個好地方。而秋天，乾爽，更是好天氣。在這時候，出去活動活動，正是時候，常聽年輕人說，行山去。

我說這句話，有點老氣橫秋，不過，的確已經進入人生的老年，活動少了。以前，我也喜歡行山的。我的喜好是，上太平山，山頂繞走一圈。往往是一個人，自得其樂。記得有一次，還見到前面竄出一條蛇，很快竄過。見過了，才知道，原來蛇的行動是這麼快速。如果見到一條大蛇急竄，那應該是有點恐怖的。

我在香港的郊區住過不短的一段時間，那裡環境很好，面對海，時時見到風帆。拍下照片來，

吳羊璧

非常寫意。我想，風帆上的人應該更寫意吧。不過我覺得自己這個欣賞者也寫意了。

在那裡，隨時時出走走一段路，都寫意，舒服。有時見到有人急步地走，不坐車，不是沒有車子，這些急步的人是在做運動。

想起這些現象，心頭都覺得舒服。

不過，為了生活上的方便，我終於還是回到市區來住了。現在，向窗外望出去，都是幾十層的大廈，陽光常被阻擋，能夠見到一角藍天，就覺得很不錯了。

在郊區那裡，望着風帆的時候，想起香港在這方面還出過在世界上有名的高手，這個感覺也很好。香港在運動方面，選出過世界冠軍呢。乒乓球的世界級冠軍容國團，就在香港成長。

香港這個地方，是好地方。一年四季都舒適。一年中最好的秋天，自然更舒適。在這日子，想起自己能住在香港這樣的地方，覺得也是一種幸運。

不過，住在市區，高樓大廈中，向窗外望出去，視線有限。到底是市區。

亦有可聞

重陽節和菊花酒

重陽佳節，正值菊花盛開，所以古代曾經把重陽節稱之為「菊花節」。而在重陽節飲菊花酒，也是古代流風過的一種民間風俗。而在唐朝，開始於漢朝，而在唐朝最為風行。（《風土記》載：「漢俗九月九日飲菊花酒，以被除不祥。」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九月九日佩茱萸，食蓬耳，飲菊花酒，令人長壽。」）所以自古以來，都把菊花酒當作一種「益壽延年」的時令食品。唐白居易《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》詩：「賜酒盈杯誰共持，宮花滿把獨相思。相思只傍花邊立，盡日吟君詠菊詩。」這裡描寫在唐朝宮廷九月九日賜菊花酒給群臣飲的盛況。唐朝另外一位詩人盧綸也有《九日奉陪侍中宴後亭》詩：「玉壺傾菊酒，一顧便淹留。彩筆征枚叟，花筵舞莫愁。管弦能駐景，松桂不停秋。為謝逢驛駕，何如逐宦流。」唐朝歷史上的一个太平盛世時代，即史家所謂「大唐盛世」，而從這些菊花詩來看，唐朝應該是一個「尊老崇文」的時代。因為這些受賜的詩人，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而且又是「蓬蒿」之輩。因為菊花酒是最適合老年人宴飲的。古人甚至把菊花酒稱之為「不老方」。（《大清記》中就記述了一種「不老方」：「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。」而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則更具體的記載：「九月九日採白菊，名曰金精菊二斤，茯苓一斤，搗羅為末，每服二錢，溫酒調下，日三服，或以煉過松脂和丸雞子（雞蛋）大，每服一丸。主頭眩，久服令人好顏色，醫老。」當然這些都是古籍資料，我們現在是科學昌明、醫

宋步明

陶淵明與陶菊

章後，千古高風說至今」，周敦頤在《愛蓮者》也說：「菊，花之隱逸者也」；人們仰慕陶淵明的人品，敬仰他。五斗米折腰的傲岸風骨，把陶淵明深愛的菊花與他的人格聯繫在一起，菊花，逐漸獲得「陶菊」的雅稱，東籬也就成了菊花圃的別稱，「陶菊」和「東籬」也被賦予潔身自好、遠離塵囂品格的象徵意義。

陶淵明和陶菊一直受到歷代文人的讚美，「陶菊」的清香高潔不但是陶淵明人格與品德的寫照，也成為一種詩歌意象和文化語碼，李白仰慕陶淵明的人品，在《贈贈鄭澗陽》中寫道：「陶令今日醉，不知五柳春」，唐·元稹有詩云：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，宋·朱淑真也有「寧可抱香枝頭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」的名句，李清照的《醉花陰》中也有「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」，龔自珍在《己亥雜詩》中有：「陶淵明作為田園詩派的創始人，田園詩派的象徵，描繪田園風光，抒發鄉土情愫，是他對中國文學史做出的最大貢獻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著名詩人如王維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蘇東坡、辛棄疾、陸游都是陶淵明的仰慕者、追隨者、效仿者，都是他的超級「粉絲」。同時魯樞元先生也感嘆：「固有的鄉土或者已被現代化的進程拆解得零七八落，或者已被工業社會、市場經濟所同化，變成農副產品的生產流水線，鄉村中往昔的一切，不是在迅速失去，就是完全改變了模樣……昔日的田園風光再也難以尋回」。

今年將會在什麼時候看見秋天的菊呢？是在清晨的陽台下？在黃昏時那條寂寞的小路上？或是在旅途中某個不曾相識的小城？然而，來不及細想，風清骨峻的菊已在眼前燦爛了。

宋步明

陶淵明與陶菊

陶淵明清雅飄逸，華潤多姿，清香襲人，是人們最喜愛的花卉之一，而菊花雅稱為「陶菊」，卻與陶淵明有關。

陶淵明出生於公元376年，字元亮，號五柳先生，中國田園詩人的鼻祖，曾做過幾年小官，後辭官回家，從此隱居。《桃花源記》、《歸去來兮辭》、《歸園田居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是他的名作。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魯樞元先生曾在台灣淡江大學作的題為《從陶淵明看當代理人的生存困境》演講中說：「中國文學史中常說：偉大詩人陶淵明，怎麼偉大，偉大到什麼程度？如果讓秦始皇PK陶淵明，那就好比在一天天平上，一端放上宮殿城樓，一端放上一縷清風白雲，奇怪的是這架天平沒有顯示出太大偏斜。」

陶淵明一生愛菊，歸隱之前，他任過彭澤縣令，到任八十一天時，潯陽郡督郵，也就是代表太守督察各地的官員要來巡視，屬吏曾勸他：「當束帶迎之」，即勸他穿戴整齊的官服去見督郵，陶淵明坦然道：「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」他毅然授印去職，從此結束了十三年的仕官生活，並賦《歸去來兮辭》，表明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，歸來後的生活讓他豁然開朗，「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」，表達一種故園依舊的欣喜，在閑適的鄉間生活中，他在宅邊遍植菊花，採菊東籬，在閑適和寧靜中偶然拾起頭來，秀麗的南山就撲進了牠的眼簾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這千古名句也油然而生，刹那間人與自然達到了和諧交融，而這種超逸、平和、自然的生存境界恰恰是很多人所嚮往的。菊花的品性，已經和陶淵明的人格交融合一，明俞允《秋山行》所說：「一從陶令平

畫中有話



大人此事背後一定有一個天大的秘密。

近期內地輿論熱點。廣州某區城管委擁護二十二套房產，價值四千餘萬人民幣；浙江某市公證處主任花費公款十幾萬吃陽澄湖大閘蟹。借用內地網絡流行語「元芳體」讚揚網民像元芳一樣思維縝密、明察秋毫，貪官污吏都難逃法眼！

宋步明

陶淵明與陶菊

陶淵明清雅飄逸，華潤多姿，清香襲人，是人們最喜愛的花卉之一，而菊花雅稱為「陶菊」，卻與陶淵明有關。

陶淵明出生於公元376年，字元亮，號五柳先生，中國田園詩人的鼻祖，曾做過幾年小官，後辭官回家，從此隱居。《桃花源記》、《歸去來兮辭》、《歸園田居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是他的名作。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魯樞元先生曾在台灣淡江大學作的題為《從陶淵明看當代理人的生存困境》演講中說：「中國文學史中常說：偉大詩人陶淵明，怎麼偉大，偉大到什麼程度？如果讓秦始皇PK陶淵明，那就好比在一天天平上，一端放上宮殿城樓，一端放上一縷清風白雲，奇怪的是這架天平沒有顯示出太大偏斜。」

陶淵明一生愛菊，歸隱之前，他任過彭澤縣令，到任八十一天時，潯陽郡督郵，也就是代表太守督察各地的官員要來巡視，屬吏曾勸他：「當束帶迎之」，即勸他穿戴整齊的官服去見督郵，陶淵明坦然道：「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！」他毅然授印去職，從此結束了十三年的仕官生活，並賦《歸去來兮辭》，表明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，歸來後的生活讓他豁然開朗，「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」，表達一種故園依舊的欣喜，在閑適的鄉間生活中，他在宅邊遍植菊花，採菊東籬，在閑適和寧靜中偶然拾起頭來，秀麗的南山就撲進了牠的眼簾，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這千古名句也油然而生，刹那間人與自然達到了和諧交融，而這種超逸、平和、自然的生存境界恰恰是很多人所嚮往的。菊花的品性，已經和陶淵明的人格交融合一，明俞允《秋山行》所說：「一從陶令平